

岳飞



岳飞

下册

曹汉昌 口述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BJ4156

目 录

(下册)

五十一	宋金大交兵	(1)
五十二	高宠挑华车	(18)
五十三	赵必方阵亡	(34)
五十四	大破梅花阵	(50)
五十五	岳云保庄	(65)
五十六	结交关铃	(78)
五十七	小英雄聚会	(92)
五十八	岳云上山	(108)
五十九	辕门斩子	(120)
六十	锤镇金弹子	(137)
六十一	中秋犒赏	(153)
六十二	张宪救驾	(166)
六十三	智取黑风高	(183)
六十四	巧打银弹子	(198)
六十五	种师道上阵	(211)
六十六	马步交锋	(225)
六十七	车轮大战	(240)

六十八	枪挑老铁龙	(252)
六十九	活捉戚七飞	(269)
七十	时燕飞还刺	(282)
七十一	三战金门关	(296)
七十二	保驾下山	(310)
七十三	击鼓战金山	(330)
七十四	愤填《满江红》	(344)
七十五	收服杨再兴	(361)
七十六	兵进洞庭湖	(382)
七十七	东寨赴宴	(399)
七十八	大破火牛阵	(419)
七十九	茅山赴会	(436)
八十	智降王佐	(453)
八十一	探洞遇刺	(468)
八十二	袭破藏金洞	(486)
八十三	牛皋打御酒	(507)
八十四	大破君山	(527)
八十五	杨再兴阵亡	(546)
八十六	王佐断臂	(563)
八十七	假降金营	(578)
八十八	试探乳娘	(591)
八十九	说反陆文龙	(602)
九十	陆文龙装病	(618)
九十一	说反曹宁	(636)

九十二	汤怀自刎	(654)
九十三	比锤结义	(666)
九十四	牛皋劫粮	(677)
九十五	王俊冒功	(689)
九十六	大破铁浮陀	(704)
九十七	陆文龙归宋	(725)
九十八	奉召回都	(737)
九十九	坚贞不屈	(753)
一百	冤狱风波亭	(769)
后 记	薛惠芳 (1)	

五十一 宋金大交兵

今朝三月半，宋金大交兵。岳飞大军到牛头山脚底下，停好队伍，往准对过一看，金军老早出来哉。今朝金兵头营上是哈迷蚩，俚手执令字旗，是总指挥。金兀术在旗门底下。保护俚格人排成八字形。众平章各执家生，都在等着出阵。当时辰光，牛头山上岳飞升堂，大军一支一支下山，等到双方立定旗门，已经是吃过中饭哉。金军要等宋兵先讨战，因为是宋军下格战书；岳飞气量大，宋军要等金军先讨战，两面队伍屏住在那里。屏到最后，还是金军熬勿住，旁边一个鞞子，马出来：“四王爷，奴才出马！”“大平章当心！”“升炮！”“铛！”炮响，马狭喇……到战场，俚扣住丝缰，手里厢拿铜人举起。“呔！叫你们岳蛮出马！”元帅一看：喔唷，格个鞞子红面孔，身上一身红铜甲胄，两根雉尾高挑，狐狸尾倒挂，手里拿一柄八尺长的铜人，看上去身大力不亏。“列位将军，胡儿战场讨战，未知哪位将军战场出马？”啥人先去打呢？拿着令箭的，晓得等歇总归要打；勿曾单独接到令箭的，以为元帅勿会让我先去打，所以一个也勿响。元帅问第二声：“列位将军，胡儿讨战，哪位将军出马？”僚问到第二声，有人答应：“营门官戚方愿往。”此人是副营门官，叫戚方。元帅沿山收将，兵进康郎山辰光收下来格。俚同余化龙是结拜弟兄。格个人是马贩子出身。俚在康郎山上，杀脱罗辉，投奔岳飞，要想做个大官。岳飞看出这个人是反复无常格小人，不可重用。因为余化龙作保，才叫俚当

一个副营门官。戚方阿有本事，别样本事既不，倒有两桩本事顶大：劈一路花刀是拿手好戏；射一条冷箭有本事。除此之外，别样本事勿有。那么今朝俚哪亨会出来讨战呐？戚方想：我到仔僚岳飞手下，僚看我勿起。今朝拨点颜色僚看看。戚方也晓得，格个鞑子力大无穷，自家打勿过。俚有办法：看格个鞑子垒垒堆堆，晓得俚力气大；我同俚比实力，勿来事格，我来上去劈一路空刀，拿格鞑子劈脱，让僚岳飞看看，我有这样一身好本事。岳飞想，僚真正叫不自量力。不过，既然僚自家讨差，我勿能勿答应。“将军当心！”别人家拿刀，或者举在手里，或者立马横刀，或者拖刀。戚方格把刀叫“看样刀”，拖在胳膊窝底下格。人在马背上一磕，样子有点鬼头鬼脑。马到战场上，鞑子一看：“呔！来者蛮子，住马留名！”戚方听见喊，拿马扣住。“胡儿听着，若问大老爷，你坐稳雕鞍，大宋天子驾前，兵马大招讨岳大元帅麾下，头等营门官大老爷戚方，戚大老爷。”为啥这样噜苏？俚嫌做个副营门官小，硬要吹吹牛皮：头等营门大老爷。俚做的官，分头、二、三等格。“胡儿留名！”“若问本平章，大金邦并吞辽国威震金邦哈巴兔子、吉颜出德、吐儿哈哈番、红毛大力士、老龙大平章丙通龙。”戚方想，僚格名字哪亨记得牢？实在鞑子格名字好记，叫丙通龙。俚连出身、官衔全部端出来，就蛮难记牢。“放马！”“请！”两骑马兜过来，碰头。戚方想，快点让我先动手，俚这铜人敲下来，我半记也吃勿消格。俚马迎上来，估计搭得够，拿把刀一执：“呔！胡儿看刀！”别人拿刀总是劈或斩，俚拿把刀对准鞑子胸口头刺进来。鞑子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头一个来，一定是厉害格。俚拿柄铜人拽转来，用足力道：“且慢！”要想往刀上敲上去。戚方想，我这把刀，如果拨僚敲着，马上要变飞刀格。鞑子拿家生拽转来准备敲下去，格辰光，戚方拿把刀往身边一缩，鞑子格铜人敲了个空。等僚敲空么，戚方第二刀向腰里倒又来哉。丙通龙拿铜

人收转来：“且慢！”要想掀，戚方把刀又缩转去。丙通龙掀个空么，戚方格把刀向肩膀上又来哉。丙通龙拿铜人准备掀上去么，戚方把刀又收转去，丙通龙又掀个空，戚方格把刀对俚肚皮上又凿上来哉。丙通龙想，僚这人阿要面孔格？战场上打仗有规矩：勿能力敌，可以智取。两柄家生“喇唧”碰一碰头，如果我实力勿及僚，再用巧战之功，勿能力敌，可以智取。现在僚头一刀就存心放刁。我蛮认真搭足架子，用足仔力气招架，僚么总归放生，弄我格白相。鞞子火哉，一看俚把刀，实在小勿过，心里想僚格种刀，让僚凿一刀也哧啥大事体，拿柄家生荡出去，对俚望望，僚来，让僚随便啥场化凿一刀。戚方看见，开心啊！一想，格个鞞子上当哉。僚当我这刀一直劈空刀格，那么，拨一刀真家伙僚吃吃。戚方晓得自家把刀实在小勿过，鞞子格身坯实在大勿过。如果我凿勿着僚要紧格场化，僚根本不在乎，要凿就要凿在要紧处。现在俚拿只马扭过来，对准丙通龙肚皮上一刀。俚想，肚皮上是软档，刀凿进去，再卷一卷，象雕烂梨一样雕脱一块烂膛，僚鞞子总勿会活哉。鞞子想，别场化全可让僚凿格，肚皮是软档，如果拨僚开个门膛子^①，肚肠心肺全要露出来格。但是，我勿能马上用铜人招架，因为僚把刀又要缩转去格，我要等俚放到挨模样，让僚来勿及缩回去。本当戚方格把刀勿进门，预备缩格，现在，看见鞞子勿想招架，俚把刀尽量凿过来。丙通龙看俚把刀接近肚皮么，心里想，要回手哉，一直勿招架，肚皮上挖个洞，究竟勿大舒服格，拿铜人拽转来，喊一声：“且慢！”对准戚方刀上“唧”格一记，戚方要想缩，来勿及哉。“铛”，一记敲着，格把刀好象生仔翅膀一样飞脱。鞞子本可以顺手拉起来一记，戚方格脑袋碰着铜人的铜头，总归死哉；或者僚用铜人凿出去，铜人头上有三把刀，凿着人就是三个洞，戚方身上有仔三个洞，还有啥活路？倒说格个鞞子实在笨，现在俚勿马上用铜人凿出去，而是拿

铜人收回来，“哺……”起盘头再打下去，俚这样一来，手脚要慢得交交关。戚方格个人几化乖巧，看柄铜人收转去在起盘头，俚格只马，在鞑子胳膊窝底下“狭喇喇”钻过去。丙通龙马高人大，正要敲下来，一看，咦？人也旡不哉。格末鞑子啊，僚家生反手执着，倘使翻过来，再凿过去，还来得及。叫啥俚踏环花镫，圈转马头，搭足架子，喊一声“照打！”再拿家生凿出去，戚方已经回到旗门底下哉。

戚方回到旗门底下。岳飞想，僚嘞浪握空^②。戚方格本事实 在忒蹩脚，僚格种打仗，是坍伢宋朝格台，还是我去。就拿背心上令字旗卷一卷，往甲里厢塞一塞：“列位将军，旗门当心，本帅出马！”“铛、咚、哒”，三声炮响，主将出马。元帅出马，旗门上摇旗呐喊。元帅匹马单枪，马向战场上“狭喇喇”过来。金兀术在旗门底下，听见三声炮响，一看岳飞亲临战场，交代小番儿喊：“喂，大平章噯——！来者是杀人祖宗岳蛮啊！……”丙通龙听见后头在喊，晓得来格是岳飞。两骑马接近，“呔！来者可是杀人祖宗岳蛮？”元帅将马扣住：“胡儿，本帅乃是大宋天下兵马招讨大元帅岳飞，尔休得猖獗，留名送死！”“大平章丙通龙。”“放马！”“请！”两骑马“狭哒哒哒”兜过来照面，鞑子手执铜人勿动。岳飞想，今朝打仗，勿能客气，僚铜人家生短，我枪长一丈六，我来得长，我来先动手。等到枪搭得够时，“哺……”沥泉枪播动：“胡儿看枪！”兜心一枪。丙通龙看看，岳飞格个人，同刚刚逃走格朋友相比，并勿高大多少，但是，举止大方得极。一想，我拿柄铜人格下盘升起来，僚要么戳空枪，放生；僚勿放生，我“铛”格一记可以拿僚条枪敲脱。所以俚单手执铜人，拿柄铜人对准格条枪，下盘升起来，“喇唧唧”掀到枪上。岳飞看俚单手用家生向上掀，就拿条枪对准俚铜人面上“唧”格一盖，丙通龙格柄铜人直往下头沉下去。丙通龙想，喔唷，看俚格人文质彬彬，身材并勿

长大,想勿到有这样大格力气。敲上去如泰山一般,动也勿动。丙通龙拿只左手,向右手上一搭,帮一把,用足力道,向上头掀上去,元帅觉着自家格枪尖有点向上翘。元帅想,戚方哪亨可以搭俚打?棋子勿是差半着,要差两着哩。但是元帅也晓得,鞞子两只臂膀里格力道现在已经用出来哉。俚拿条枪“啪”格向身边一抽,格条枪本来压紧在那里,鞞子格铜人正在慢慢叫抬起来,现在格条枪提出来么,鞞子格铜人因为用力过分大,向上掀过仔骷髏头。岳飞格条枪摇一个头,喊一声:“去吧!”对准鞞子肚皮上一枪进门,丙通龙一看,下头枪到,要想拿铜人从上头压下来招架,已经来勿及哉。这种开锋格枪头子肚皮上戳着一记,就要一个洞。丙通龙到底也是金邦名将,要紧拿只右脚从踏镫里脱出来,腿圈起来,格条右腿在自家肚皮上一靠。岳飞格条枪快勿过,对准鞞子右腿上“噤”格一枪,倘使格个鞞子吃着一枪之后,“哇呀呀呀”叫起来,那么元帅会顺势一枪,拿俚格条腿也打断。现在一枪戳上去,鞞子也勿响。岳飞想,啊哟,大概格一枪戳在甲拦裙上,勿曾戳到俚身上。岳飞拿枪“啪”格抽转来一看么,枪头上有血,说明戳着格。那么鞞子哪亨勿响呐?一看鞞子格只脚,仍旧放在踏镫上,不过膀上格血在滴下来。

金兀术在旗门上看得清清爽爽。“来!鸣金!”“嘭嘭嘭嘭”锣声响,丙通龙本当还想同岳飞打下去,现在听见锣声响,只好回转去。古代战场上有规矩,闻鼓则进,鸣锣则退。闻鼓勿进,鸣锣勿退,就是违令,要杀格。丙通龙回到旗门:“四王爷!我同岳蛮两下交锋,未分胜败,缘何掌下鸣金?”“大平章,你被岳蛮刺中了枪。”“刺在哪里?”“大腿上首。”鞞子拿甲拦裙一掀,再拿裤子撩开来一看:大腿上嘴这样一张,血正在淌出来。鞞子看见血还在淌出来,倒觉着有点痛哉。鞞子跳下马背,地上抓一把泥沙,拿粗沙泥丢丢脱,捏捏细,对准伤口里塞一塞,拿点血止牢。格个

人实在野蛮，连刀伤药全勿用格。俚重新上马提家生，还要上战场去打。金兀术说，僚已经受伤哉，到西山套去一面养伤，一面守华车阵地。

岳元帅看见丙通龙退回旗门，拿手里枪一举，向后头一甩，准备冲。哈迷蚩看见岳飞一枪拿丙通龙杀退，现在又看见岳飞举起家生，晓得要冲锋哉，俚拿手里格令字旗摇两摇，金邦出来四个元帅：大元帅粘摩忽，拿一柄钢叉；二元帅皎摩忽，拿一把开山巨斧；三元帅奇渥温铁木真，拿把日月银刀；四元帅乌里布，拿一对锤头。宋朝一个元帅，金邦四个元帅，四个打一个，战在一起，杀在一块，打成一个圈子。乾梁公种师道一看：鞑子啊！唔笃阿怕难为情格？一上来就四吃一，那么让我出去。“开炮！”“铛”，炮响，公爷上战场。格面哈迷蚩拿膘远镜一望，晓得是乾梁公种师道。哈迷蚩令字旗几摇，出来三个人：一个叫布里娃，一个叫娃里布，一个叫里布娃。三个平章手里拿格家生都叫长柄铁蒺藜。格种兵器，好象一把撕脱油纸格雨伞。三个平章上战场来，同种公爷碰头。一个七十几岁格老老，同三个年轻力壮鞑子打，真勿容易。俚笃四个人也打成一个圈子。余化龙一看：岳飞对付四个人，种公爷对付三个人。一想：让我出去，可以替俚笃分脱点分量。炮声响，手提长枪上战场。哈迷蚩一看：小枪蛮子出场，拿令旗摇几摇，出来四个大将：金夜叉、银夜叉、铜夜叉、铁夜叉。四个夜叉全用大刀。余化龙拨俚笃围困在当中，也打成一个圈子。宋军旗门下炮响，杨虎出场，哈迷蚩从膘远镜里看见，拿令字旗甩两甩，出来两个人：大郎主粘罕、二太子喇罕。一个拿黄金盘龙棍，一个拿三尖两刃刀。两个打一个，也打成一堆。宋军旗门上，“铛”，炮声响，八牵将“咦哈咦哈”上战场。哈迷蚩一看，是牵勒牵格蛮子，拿令字旗挥两挥，出来两个人：大平章金里雪得、银里雪得。两个人打一个。老侯爷只有一只手，俚笃有四只手；一只

手打四只手，究竟蛮吃力格，也打成一个圈子。今朝宋军出来一个人，金军马上有人出来阻拦。因为哈迷蚩在高台上指挥，倒说牛皋出来，哈迷蚩勿曾看见。那么牛皋身体顶大，为啥哈迷蚩会看勿见？因为牛皋出来勿曾放炮。哈迷蚩手里格望远镜总勿能一直摆在眼睛上。一径摆在眼睛上，眼睛要酸格；俚等对过炮响，那么拿起望远镜一望，晓得有人来哉。牛皋出来，勿曾放炮，溜出来格。战场上人多，一堆一堆人打，哈迷蚩勿曾看见牛皋。牛皋到仔战场上，看见啥场化小鞑子多，俚上去：“贼鞑子，请侬见阎王，到鬼门关！”俚东也去敲，西也去惹，东戳戳，西惹惹。对方有大平章过来，俚跑到别场化去。让俚在战场诸路接应。

宋军旗门下头花袍公子张宪，看见岳元帅拨四员番将缠牢，俚想：等一歇元帅要指挥三军，若有所失，推板勿起，让我去接应吧。“升炮！”“铛”，炮声响，马到战场。哈迷蚩听见炮响，拿望远镜一看：一个小蛮子。拿令字旗一摇，跳出一个平章来。别的宋将出来，哈迷蚩全是派几个去打一个，唯独张宪出来，只派一个鞑子去对付，因为俚勿出名，所以哈迷蚩只派一个鞑子。格个鞑子叫铁胡儿，手里用对家生叫“拐”。啥叫拐呐？好比民间娱乐出会当中格高跷。拐格式样就象缩小格高跷。用拐格将官，有格用一把单刀一柄拐。格个鞑子用两柄拐，步下好本事，人滚过来，“儿……”滚到张宪马前，对准俚马脚上“喇喇”两拐。铁胡儿想，拿侬马脚敲断，让侬从马背上跳下来，捉牢侬也省力，敲杀侬也容易。张公子看见过来一个鞑子，要紧马往后面一退，拿手里格条枪落下去，格个叫“浪里撑篙势”，对准拐当中插进去，要想拿拐左右分开。勿晓得格个鞑子两只脚立定，步将全靠脚要立得稳，起两柄拐，对准张宪条枪格留情结上绞牢。张宪格枪往上捧，捧勿起；逼，逼勿动；向横垛里提，提勿开；挪，挪勿脱。用长枪招架，捧、逼、提、挪四个字。用大刀招架，钩、拦、隔、解也是四个

字。现在张宪格条枪拨俚钩牢，四个字全用到，勿来事。鞑子预备用一柄拐吃牢係留情结；另一柄拐提上来准备敲张宪的手。如果係看见拐在手上敲上来，就一放手，格条枪拨俚拔脱，俚手里既不兵器，那是活捉也省力，敲杀也容易。所以张公子当时格处境十分危险。

赵必方今朝担任诸路接应。俚想：元帅关照我格，要保得战场上既不一个将死，既不一个将伤，其功独一。现在赵必方执了把刀在看：元帅一个人打四个人，勿吃亏；种公爷一个人打三个，勿碍；余化龙一个对付四个，勿要紧；八牵将同杨虎都一个人打两个，还勿碍；老师牛皋东也惹惹，西也戳戳，嘞浪敲小鞑子，勿要紧。望过去一个打一个的顶勿灵，张宪已经危险哉。那么哪亨呐？快点让我去帮张宪的忙，要想关照升炮么，一想：慢！我上战场，如果放炮，对方出来十个八个鞑子拿我围牢，我哪亨去帮张宪的忙！前头出去的人，就因为放炮，个个全拨鞑子拦牢，只有老师勿曾拦牢。让我来学老师，勿放炮试试看。赵必方拜牛皋为师，好样勿曾学会，格种本事倒学会哉。红面孔单手执刀，一只手在马领鬃毛上“扎嗒”一把，两条腿肚裆里一紧，俚只马又好，“狭喇喇”一蹿头到仔战场。因为勿放炮，哈迷蚩勿晓得，所以也既不派人出来阻挡。红面孔格骑马，直到张公子格旁边。那么阿要拉出刀来拿鞑子劈脱？俚想两吃一算啥呐，让我叫张宪回旗门去，我再来动手打。不过，现在张宪格条枪拨鞑子两柄拐绞牢，无法脱身。赵必方马过来，趁格股劲，拿刀钻子向枪杆子上叉上去，嘴里喊一声：“胡儿，站稳了！”俚格把刀的钻子是燕尾形的，对准张宪枪杆子上“啷”格一掀。一则是赵必方格功夫；二则冲过来有股劲，鞑子尽管家生夹牢枪头子，张宪这条枪拨赵必方甩出去么，铁胡儿格身体赛过放鹞子^③，“叭喇哒”掼倒地上。鞑子用手一撑，跳起来，对赵必方一看：啊！别转身就走。格个鞑子识相，俚

想：两个人格力道并在一道，拨狸叉着一甩就甩出去，要几化力道？现在假使我一个人搭狸打，稳死，所以要紧逃回旗门去。

我回转身来交代张宪。狸收回家生，一看：“赵将军！”“张公子！”“多谢赵将军接应小将！”“公子言重。我等前去接应招讨。”赵必方、张宪两骑马往准岳飞格圈子上来。金邦四个元帅识相，侬四家头打狸一个，已经牛牵马绷，现在又有两个人来帮忙，我侬格性命定有危险。所以狸笃收回家生，回到旗门之下。岳飞正在打，咦？鞞子打打全溜脱哉。抽枪一看：喔，有人来接应哉。“张家公子！赵将军！待我等一同前去接应种公爷！”三只马往准种师道格圈子上来。三个平章识相，一想：赶快跑吧，我侬三个打一个，勉勉强强；格个三家头上来帮忙，侬哪亨来事？所以要紧拿马一圈，收家生逃回去。种公爷抽枪一看：岳元帅来哉。“岳招讨！”“老师伯！”“老公爷！”“张家公子！”“公爷！”“赵将军！”四只马一并排对准金邦旗门，一看么，金兀术在旗门里厢，保护格人站成八字式，象人弄堂这样一条。岳飞想：格个鞞子僚看狸阿有死日？狸躲在里厢，勿出来，啥人能冲进去？如果有人冲进去，旗门里格平章只要一人敲一家生，就可以拿冲进去格人打成肉酱。元帅说，老师伯，僚看金邦为首的蹲在里厢，啥人能够冲进去捉狸？公爷想：我勿来事。张宪想：我也勿来事。赵必方一听：难道狸蹲在里厢，就拿狸旤办法哉？我来。“虎驾，末将愿往，捉拿金邦为首。”“赵将军，尔如何捉法？”阿是僚赵将军能杀到里厢，拿金兀术捉出来格？金邦旗门底下，有这样多格大将，凭僚赵必方本事大，一人难挡四手，四手还怕人多。赵必方是保镖出身，狸有点江湖诀格，有点办法格。狸看见金兀术现在辰光在对侬四个人看，狸想，我有办法引蛇出洞，拿金兀术引出来。

实在金兀术勿是只注意岳飞一道四个人，狸还在寻其他人。狸自从华车阵布置好以后，一心想要用华车阵弄脱七个狠蛮子。

现在一看：杀人祖宗岳蛮，已经到仔战场上；种老蛮子来哉；红面孔赵蛮子也来哉；喷粪牛蛮子来哉；牵勒牵格蛮子来哉；小枪余蛮子也来哉！还有个顶顶狠格高宠高蛮子勿看见。所以俚在寻顶顶狠格狠蛮子。现在看见四个人，马劈对俚格旗门，晓得在动俚格脑筋哉。尽管闲话听勿清，从俚笃指手划脚格动作看得出来格。赵必方就怕金兀术勿注意俚，只要僚对俚看，俚就有办法。俚请岳元帅同张宪两骑马，上首里让一让；请种公爷格马，向下首里让一让。赵必方自家只马，“咕咯哆，咕咯哆”向后头退。为啥勿从此地就冲出去？因为此地比较平，退到牛头山格山脚下地势比较高、比较倾斜，居高临下，有股冲势。红面孔拿大刀一举，眉毛竖，眼睛弹，两条腿裆襟里一收，格匹马对准金兀术格旗门，“狭喇喇喇”笔笔直格冲进去。照赵必方格来势，好象冲到里厢，拿金兀术“扎嗒”一把拎牢仔就可以跑格。金兀术看见小蛮子格马向横垛里去，种老蛮子格马也向横垛里去，晓得横垛里格马勿会来格。只看见赵必方格马却向后退，勿晓得俚啥个路道。现在看见红面孔大刀举起，对自家笔直冲过来：“不好了！杀进来了！”哈迷蚩想：金兀术啊，僚哪亨这样笨呢？格个华车阵又勿编号头格，勿一定头号么是高宠，二号么定是赵必方。总归七个狠蛮子，一个一个打么拉倒哉。今朝高宠蛮子勿下山，也作兴生病，或者有别样事体，那么先让赵蛮子来受一记。哈迷蚩拿令旗一摇，让金兀术跑，领红面孔到华车阵去。金兀术想，哈迷蚩格主意是对格，因此俚格骑马出来。

华车阵在战场的啥个方向？在西面。今朝金兀术出旗门，反而往东面逃。为啥近路勿走要兜远路，向东面跑呢？俚晓得宋朝格蛮子灵勿过。我一上来向西面逃，蛮子也晓得格，山套里勿是好场化，俚笃勿肯进来；我从东面兜到西面，好象我是拨俚笃追得走投无路，逃到山套里格，那么俚会跟进来。金兀术喊一声：

“赵蛮子啊！不要追！”拿斧头倒拖，人在马背上一磕，马“狭喇喇”向东面去。其实，僚金兀术勿出来，赵必方只马也要停哉。现在赵必方看见金兀术只马向横垛里出来么，想好极哉，“啪啪”裆襟里紧两紧，家生举起：“胡儿往哪里走？赵洪来也！”赵必方在后追赶。

牛皋在战场上敲小鞑子，听见“赵蛮子啊，你不要追”，马“狭喇喇”过去，一看，喔唷，是金兀术！背后学生子举起大刀紧紧追赶，一想，格种小鞑子勿敲哉，敲小鞑子从早上敲到夜里也旡不大功劳格，倒不如跟赵必方去抓金兀术。现在学生子在捉金兀术，我追上去，倘使捉牢金兀术，我可以拆二分，格个功劳大得勿得了。“贵门生！”“恩师大人！”“捉牢金兀术，功劳要分的噻！”赵一刀想：我捉牢仔金兀术一定分功拨僚，但不过目前还勿曾捉牢。“遵命！”“我来帮僚格忙。”赵必方想：老师啊，僚忙么勿必帮，功劳么尽管分。僚个本事蹩脚勿过，勿要来个把狠点格鞑子，打得僚喊救命，我要来照顾僚么，金兀术就要逃走哉。“恩师大人，不用前来。”“不，一定要来。”为啥牛皋一定要来？俚想我勿来，勿能拆份头格。将来要拨元帅说格，僚勿在场，有啥功劳？我跟上来说起来，我帮僚捉金兀术格。这二分功是稳到手格。

现在，辰光已经夜哉。那么夜里哪亨打呐？在战场上拿铁架钉起来，铁架子上摆瓦盆，瓦盆里加油，放一把灯草，点得蓬蓬旺。兵士手里拿箴灸火把，点起来；有格拿灯笼。金宋两军，双方拿灯火点好，要点得战场上如同白昼相仿。现在辰光，战场上有三匹马：第一匹马是金兀术格，俚磕在马背上，倒拖金雀斧，逃得有样式；第二匹马是赵必方格，俚手执红铜燕尾刀，威风凛凛，追得有虎威；第三匹马是牛皋格，俚格架子摆得极好，也紧紧追赶。三只马在河界线上过，岳飞一看，赵必方格人真有道，非但本事好，而且有办法。我今朝勿让高宠上战场，重用赵

一刀,看来该个决定是对格。“老师伯!”“岳招讨!”“赵必方乃我营中第一能将!”“好啊!”一个带几十万大军格主帅,称赞一声“赵必方乃我营中第一能将!”一个前辈元帅,六战精通格名将,说一声“好啊”,格种荣誉,真是勿容易得来格。三军们听见,大家和调:“好啊!”“好啊!……”一齐称赞赵必方。战场上勿是一个、两个人,人有几十万,一直传到山上。

康王君臣八家头在文昌阁上,摆仔八只凳子,人立到凳子上,趴在窗盘上看。康王阿觉着脚酸吃力?一点也勿觉着。为啥?格种两军大交兵,俚从来勿曾见过,所以看得蛮有味道。文昌阁上也点仔火哉。现在战场上灯火通明,康王在灯火底下,加二看得清楚。只看见三匹马在跑:金兀术在逃,赵必方、牛皋在追。又听到战场上一阵啰唻:“哗……哗……”皇帝看得格外出神。高宠立在旁边,一直觉着厌气。俚想,皇帝啊,僚哪亨还勿下山呐?僚下山么,我可以跟仔僚下去打哉;僚勿下去,我只好蹲在此地,真叫英雄无用武之地。高宠人矮,刚好齐窗盘,所以牛头山下打仗,俚看勿清,其实,俚也勿要看。为啥?俚觉着自家本事大勿过,俚打仗碰到敌人“噼啷”一枪,对方就要归天;别人打仗,战场上打仔几十个照面还勿分输赢,看见仔肚肠痒格,所以俚勿要看。现在突然听见山下“哗!……”作啥?下头在造反啊?高宠伸出两只手,在窗盘上搭牢,身体升起来,对下头一看,俚倒勿曾动肝火。俚想:唔笃下头格班人少见多怪。我以为打仔啥个大胜仗,原来下头在追个敌将。这样看起来,唔笃格班人勿曾见过大场面。等歇我下仔山,那么唔笃晓得我高宠狠哉。勿晓得皇帝夹忙头里喊一声:“李老先生!”“臣在!”“朕躬看来,赵必方乃天下第一勇将也。”皇帝格句闲话触仔高宠格心哉。高宠在旁边听见,啊,啥物事啊!僚皇帝说赵必方算天下第一勇将,那么我算第几勇将呢?僚皇帝今朝只看见俚狠,勿看见我狠。僚要